

绪 言

文字的发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标志。约公元前 4000 年，古埃及人创造了象形文字；在西南亚的美索不达米亚，苏美尔人用尖利东西刻写出了楔形文字^①；在中国流行最广、最久的说法是“仓颉造字说”。《淮南子·本经训》说：“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米，鬼夜哭。”（其意是：古时候仓颉创制文字，天上落下了粟米，鬼也在夜里哭泣。）据史书记载，仓颉是黄帝部落的一名成员，传说有黄帝叫仓颉创造文字的故事。据已发现的材料来看，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和西安半坡村一带出土的仰韶文化彩陶制品绘有各种几何图案和动物形象，纯朴逼真。半坡陶器上的刻画符号，可能是数字记号，也可能是最原始的文字，一般认为这就是汉字的雏形，是汉字的原始阶段。郭沫若（1972）说：“半坡遗址的年代，距今有 6000 年左右。我认为，这也就是汉字发展的历史。”^②河南安阳西北的小屯村——殷商废墟上发现的甲骨文，有 10 多万片，上有单字近 5000 个，是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最早的比较完备的汉字，它

距今也有 3500 年左右的历史。甲骨文是严密规范的文字，有象形、形声和假借字的区分。可以看出，甲骨文之前，我国的文字已有一段发展历史，而且到了商朝（约公元前 17 世纪初—约公元前 11 世纪）对字的构造研究已达到较高的水平。

此外，中国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上语言研究的三大发源地之一（其他为：希腊—罗马，印度）。概观战国齐人公羊高（公元前 5 世纪）的《春秋公羊传》，公元前 3 世纪至公元前 1 世纪西汉的《尔雅》，西汉杨雄（公元前 58 年—公元 18 年）的《方言》，东汉许慎（约公元 58 年—约公元 147 年）的《说文解字》，及东汉刘熙（约公元 2 世纪）的《释名》可以看出中国的语言研究已有 2000 多年的历史。公羊高等人曾有过一些关于语言本质、语言事实的精辟的论述。汉朝以后，语言研究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当时把这种学问叫做“小学”，内分文字学、训诂学和音韵学三部分。此类研究其实多是属语文学的，目的只是对古书作注释和校勘，谈不上什么科学性和系统性。而真正对中国汉语的语料进行广泛而又系统的研究，并使其研究成为一门科学的，应首推马建忠（1845—1900）和他的《马氏文通》（1898）。

《马氏文通》是我国第一部对汉语语法作了较为全面而系统研究的著作，马建忠可以称为我国第一个语法学家。该书的问世基本上改变了我国语法研究的现状，对汉语语法的研究有着划时代的意义。汉语的语法研究，自《马氏文通》出版以来已经经历过几个发展阶段，每个阶段就其主流而言，都有自己的特点，并出现了不少代表性的人物和著作，反映了该时期汉语语法研究所取得的成绩。然而，每一时期的研究都会或多或

少地借鉴西方的语法体系、语法理论，并受到该体系、该理论的影响。受影响最深的是西方的传统语法，其次是结构语法，特别是美国结构主义描写语法。

纵观胡裕树的《现代汉语》（1979）、黄伯荣等的《现代汉语》（1983第2次修订本）、张静的《新编现代汉语教学自修手册》（1984）、甘玉龙等的《新订现代汉语语法》（1993），读者可以看出，在现代汉语语法中采用二分法来分析句法结构，解释某些语言现象仍然是一种行之有效的办法。通过对比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在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的发展演变和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20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所走过的路程可以发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及其方法论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在划分词类、确定短语结构及分析句法结构方面产生过重大且深远的影响。本书将系统阐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兴起的原因，其行为主义的认识论，描述及分析语言的方法，即替换分析法、对比分析法、分布分析法、直接成分分析法；回顾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所经历的不同发展阶段及其特点，全面挖掘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具体影响，特别是在词类划分、短语结构认识、句型分析方面所作出的重大突破；同时也揭示了其理论及分析方法论上的不足，如：由于重形式分析而忽略意义的作用从而导致对个别语言现象的片面解释，以及直接成分分析法（二分法）在具体运用过程中所受到的局限。尽管如此，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对现代汉语语法研究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回顾可以使人更好地了解结构语言学所走过的路程，通过对比可以使人更好地认清自己所处的形势，通过分析可以使人更好地预测未来的方向。

本章注释

①Irving L. Gordon, *World History* (New York: Amsco School Publications, INC. . 1994). 9—14.

②郭沫若“古代文字之辩证的发展”载《考古学报》 1972年第 1 期。

第 1 章

美国结构语言学及其方法论

1.1 美国结构语言学产生的历史背景

美国结构语言学 (American Structural Linguistics) , 又称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 (American Structuralist Linguistics) 、美国结构主义 (American Structuralism) 或美国描写语言学 (American Descriptive Linguistics) , 自 20 世纪初产生以来 , 以其特有的理论基础、研究、分析及描述语言的基本方法和步骤为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它的产生及发展不仅对该国的土著语、语言教学、文化地域学等方面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 而且还对世界其他国家语言学研究、语法研究 , 特别是外语教学产生了巨大且深远的影响。美国结构语言学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学派 (the Prague School) 、丹麦的哥本哈根学派 (the Copenhagen School) 一并形成三大结构语言学流派 , 在 20 世纪 30—50 年代盛行于欧美大陆。而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是

其中影响最大的一个流派。结构主义研究语言的基本原则是：“真正实际存在的不是某种个别的语言事实，而是作为系统的语言；语言的每个成分只是由于它跟系统中其他成分的关系而存在；系统不是成分的机械总和，而是规定成分的。系统的框架或结构是由声音和意义之间的关系、语言单位之间的关系构成的。语言学只研究纯粹的语言形式和关系模式，因此可以采用形式化的或‘代数’的方法研究语言系统。”^①由此可见，语言是一个系统，而且应当作为一个系统来研究。

结构语言学的产生应当归功于著名的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Ferdinand de Saussure, 1857—1913）。他的《普通语言学教程》（*Cours de Linguistique Generale*）一书是由他的学生沙·巴利（Charles Bally）和阿·薛施蔼（Albert Sechehaye）根据学生听课笔记和其他材料整理而成。该《教程》所探讨的核心，也是索绪尔最重要的理论贡献之一，即“语言”和“言语”的区别。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念的符号系统，言语则是个人意志和智能的行为。前者是社会的、主要的，后者是个人的、从属的和多少的，是偶然的。二者紧密相联并互为前提：要使言语为人们所理解并产生实际效果，必须有语言；要使语言能够建立，也必须有言语。言语在现时一般指语言的使用。从动态说是一种活动，即人们使用语言进行表达（说、写）和理解（听、读）的行为；从静态说是前者的结果，即人们在表达时产生的言语作品（话语）。索绪尔很形象地将言语活动（*langage*）比作为交响曲，语言（*langue*）代表着不变的乐谱，而言语（*parole*）就是实际的演奏，两者各不相同。根据索绪尔的观点，“既然语言（*langue*）构成着连贯的结构系统，那么任何用来解释该系统内部运作的方法就后来被称为

‘结构语言学’ (structural linguistics)”。

索绪尔的学说导致了欧美结构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在欧洲出现了以耶姆斯列夫 (L. Hjelmslev, 1899—1965) 为代表的“哥本哈根学派”和以特鲁兹柯伊 (N. Trubetsky, 1890—1938) 为代表的“布拉格学派”；在美国出现了以布龙菲尔德 (L. Bloomfield, 1887—1949) 为代表的“美国描写语言学派”或“美国结构语言学派”。其中以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的影响最大，以至有些人把结构主义跟美国描写语言学派等同。^②要对美国的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基础及方法论有更全面而清晰的了解，就应该对其产生的历史背景有所了解。

1.1.1 历史文化背景

20 世纪初北美的语言学研究尚处于开创性阶段。它虽然跟欧洲和其他地区的语言学有某种程度的联系（许多欧洲的语言研究在语文学和比较语言学方面有悠久的历史 and 显著的成就），但是由于受美国当时的历史条件和文化特点的制约走上了一条独特的道路。当时的美国正面临着大批北美印第安土著语言的灭亡。这些数以千计的语言没有可供理论工作者研究的历史文化背景和书面文字，但对于当时的人类学家、语言工作者来讲，必须拿出一套可行的办法来拯救这些濒临灭绝的语言。因此，首先去记录和整理这些语言势在必行，但道路又布满着荆棘。他们遇到的第一道难题是，这类土生土长的语言，特别是墨西哥北部的一些语言有其独特的词汇和句子类型。比如，“美洲印第安语言没有时态体系。时间概念可以划分为人类反应、记忆或期望的一个部分……”^③ 又比如，爱斯基摩人对 snow（雪）具有不同的表达词汇，这是因为对他们来讲能

够有效地分辨出种类不同的“雪”是至关重要的。英语同汉语对“雪”的分辨基本上相仿：corn snow（春天粒雪）drifting snow（漂雪）fine power snow（粉状雪）heavy snow（大雪）melting snow（融雪）timely snow（瑞雪）virgin snow（纯净的白雪）等，“而在爱斯基摩语言里此类的分辨是由单个的词语组成”。^④

大量印第安语言的即将消亡迫使美国的人类学家、语言学家去记载这些世界文化瑰宝时，他们又遇到第二道难题。他们发现，采用别的语言模式来描写本地的语言，或者以欧洲的语言学方法论为指导来记录和整理这些语言时，不能有效地解释具体的语言事实。同时，他们还注意到“大多数现存的印第安语言不仅与印欧语族的语言没有任何的联系或相类似的地方，它们相互之间也没有明显的相似”。^⑤既然美国的学者们无法遵循欧洲的传统，他们必须找到一种新的方法、一套新的程序来描写、整理出具体的语言事实。因此，他们首先注重的是形式而不是意义、是口语而不是书面语。他们必须持一种严谨的态度来描绘这些语言。语言工作者们常常是带上录音设备和记事本深入到讲该语言的印第安部落去搜集活的语言事实。有一组画面就曾经描写到：一位印第安部落的耄耋老者坐在一棵大树下不停地讲着该部落的语言，相对而坐的是一位语言学家，他正在不停地记录老者所述的话语。

这一时期的语言工作，其特点是注重实际，因为所有的工作重心就是调查、记录和分类这些语言事实。语言学家们以经验为指导，因为他们需要一整套严谨的程序来准确记载各式各样的语言。久而久之，他们终于摸索出了一套世人皆知的语言调查程序，即发现程序（discovery procedure，指对已知的语言

素材机械地、自动地作出分析，以发现这种语言的正确语法程序）。

1.1.2 语言教学

另一促使美国结构语言学发展的因素是语言学家们介入了语言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仅仅给人们带来了可怕的灾难，而且还迫切需要一些新的教学方法以使得初学者们在较短的时间内能有效掌握当地的语言。”^⑥美国军队参战后不久，美国政府就马上意识到必须建立一个特殊的语言训练规划以使该国的军方人员能流利说出诸如德语、意大利语和日语，同时还能用汉语、俄语、法语、马来语及一些非洲的语言进行交流。其结果是美国政府于 1942 年制定了军队语言专门训练规划 (ASTP)，并于 1943 年初还指令国内的 55 所大学参与该项规划的实施。

该项规划的目标是让学生掌握各种语言的会话能力，因而该训练的重点就放在口语上。这种尝试正好吻合了结构语言学的一个基本宗旨，即语言的主要媒介是口头语。言语才是语言。^⑦以这种理论为基础，经过大量的教学实践，终于在 50 年代中期出现了至今流传的语言教学法——听说法 (Audiolingualism)。

两位著名的美国语言学家对该教学法的产生曾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耶鲁大学的布龙菲尔德 (L. Bloomfield) (1887—1949) 和密执安大学的弗里斯 (C. C. Fries) (1887—1967)。布龙菲尔德曾为“美国学术团体联合会” (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 制定的“语言速成教学规划” (Intensive Language Program) 编写了《外语实地调查简明指南》 (Outline

Guide for the Practical Study of Foreign Language, 1942), 并且还出版了供外语教学方面的词典、语法书及教科书等。当然奠定美国描写语言学的理论基础, 成为美国描写语言学纲领性著作的应首推他的《语言论》(*Language*, 1933)。弗里斯主张优先研究口语, 他(1952)采用的全部材料就是取自 300 多人约 50 小时内容丰富的电话录音。他发表的著作《英语结构——英语句子结构导论》(*The Structure of English—An Introduc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English Sentences*)在教学界引起了广泛关注。“不少大学和中等学校的教师认为这些著作开创了语言教学的新纪元。”^⑧

既然听说法是一种以口语为主导的教学法, 所以它倡导先进行听音和发音训练, 然后是口语、阅读和写作。受此影响, 一些广为使用的教科书如《拉多英语系列教材》(*Lado English Series*, 1977)、《英语九百句》(*English 900*, 1964)开始在国内外盛行, 并受到学者们的好评。20 世纪 70 年代末和 80 年代初期中国的一些大专院校已将《英语九百句》作为英语专业的辅助教材, 就连国内学者胡文仲先生等人编写的那套供英语专业使用的教材《大学英语》(*College English*, 1983), 凡受此教诲过的人们也能从中发现一些受听说法影响的痕迹。

3 政治及经济的需要

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之所以发展迅速, 还有一个常被人忽略的重要因素, 那就是美国政府重视对语言的研究。美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 其发展史只不过 200 多年。然而凭借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丰富的自然资源, 美国仅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了“工业革命”和农业机械化。截至 1890 年, 其总产值已超过了

英国、法国和德国，位居世界榜首。到了 1913 年，其工业产值已超过英国、法国、德国和日本总和。^⑨

产量的迅猛提高和经济的飞速增长对美国的对外扩张提供了土壤，因为美国需要更多的土地、原材料以及更大的市场来促进其经济的发展。鉴于此种情况，美国认为有必要去调整新的对外政策。

为了扩大其对外市场，美国于 20 世纪初凭借其武装侵略以及文化渗透等手段开始实施它的外交政策，采用的方式是“大棒政策”和“金元外交”。1901 年就任总统的西奥多·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 1858—1919）就曾经说道：“应付国际关系的正当办法在于嘴里说话要温和，手里要提根大棒。”^⑩ 1902 年，罗斯福就曾经告诫国会说：“与日俱增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的相互依存和复杂性应使得所有文明及有秩序的大国去履行必要的世界警察力量的义务。”^⑪

美国的文化渗透一直具有较强烈的宗教色彩。当第一批逃难的英国人到达新英格兰时，他们就自认为是受上帝的委派来拯救、来教化当地的土著居民并创造一个新世界的。为了能使当地人皈依基督教、放弃原有的信仰，传教士们被纷纷派往各印第安部落。他们首先必须克服语言上的障碍，因为有成百上千种印第安语言等待着他们去学习掌握。他们必须寻找一条学习语言的捷径以便能与印第安人进行更为广泛的交流。因此，当美国政府呼吁全国去挽救这些濒临灭绝的语言时，与人类学家们一道，传教士们也自愿担当起这一伟大而又艰巨的使命。由此可见，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形成与基督教的布教活动也有着紧密的联系。

此种文化的渗透甚至还扩大到了国外。一批批的传教士被

派往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去组建宗教机构：教堂、教会医院、小学、中学，甚至大学。这些传教士以此为舞台，他们除了传播基督教的思想，同时还宣传美国的人文思想及价值观念，其传播途径主要靠的是语言。因此，先学好当地的语言已成为他们的首要任务。他们必须摸索出一条简便有效的学习方法以便尽快地与当地人进行交流。他们首先注重的是听说训练。此种方法经过尝试取得了圆满的结果。这种方法的实施实际上是为听说法的产生提供了珍贵的实践依据。

语言文化的渗透其本质就是服务于美国的政治及外交政策，寻求更多的原材料，进一步扩大其对外市场，最终实现其世界霸主的地位。换言之，美国结构语言学的迅猛发展是与美国飞速增长的经济及外交政策的需求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的。

总而言之，美国结构语言学自 20 世纪初产生以来就有着其独特的文化背景和传统。它不主张采用别的语言模式来描写本地的语言，也无法遵循欧洲的传统习惯，这是因为用欧洲的语言学方法论为指导来记录和整理印第安语时，不能有效地解释具体的语言事实。因此人类学家和语言学家们必须独辟蹊径，他们必须寻找到一种新的切实可行的方法、一套新的秩序来描写、整理具体的语言事实。结构主义注重对口语的研究，因此对听说教学法的产生提供了必要的理论依据和具体的方法。通过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美国结构主义语言学的产生及发展具有其独特的历史背景和文化特色，它顺应时代需要，正是在该国的政治、经济扩张，宗教和文化的传播以及语言教学的需求下应运而生的。

1.2 美国结构语言学的理论渊源

美国结构语言学的发展大体上分为三个阶段：鲍阿斯 (Boas) 和萨丕尔 (Sapir) 时期 (1911—1932)，布龙菲尔德 (Bloomfield) 时期 (1933—1950)，海里斯 (Harris) 时期 (1951—1956)。人类学家鲍阿斯等人注重对语言的共时描写，从而建立了一整套崭新的分析语言的程序。在此基础上，语言学家布龙菲尔德将这一学派的工作方法上升到了理论高度。海里斯把“分布关系的逻辑”作为结构语言学的基本方法，^⑩建立了一整套描写语言的严密的技术。其“《结构语言学》”的出版，标志着美国结构主义达到它的成熟期，而且作为专门用于语言科学研究的学科而在世界的学术之林占有一席之地”。^⑪鲍阿斯等人因不能沿袭欧洲的语言学传统来描写即将灭绝的印第安语言，因而创建了一套独自描写语言的方法。此方法以经验为指导，并按照严格的程序来记载和描写印第安语言，在当时情况下，尚不失为一种简便而有效的途径。但从理论上讲，这仅仅是美国结构语言学的雏形时期。布龙菲尔德于 1933 年发表的《语言论》不仅将这种方法上升到了理论高度，同时也为美国结构主义今后的发展制订了总的目标和研究方法。受此影响，在美国出现了一大批有世界影响力的语言学家——弗里斯 (C. C. Fries)，海里斯，霍凯特 (C. F. Hockett) 等人。他们不仅发展了布龙菲尔德的理论，而且还在其理论和方法方面注入了新的内涵，使得美国结构语言学达到繁荣昌盛、一统天下的地步。难怪有人将 1933—1950 年称为“布龙菲尔德时期”^⑫，把美国结构语言学称为“布龙菲尔德结构主义”

(Bloomfieldian Structuralism)。

奠定美国结构语言学的理论基础主要来自布龙菲尔德对语言的认识论。布龙菲尔德的语言观的形成，客观地讲，一是受新语法学派和索绪尔（Saussure）的影响，发展了鲍阿斯和萨丕尔的理论^⑮，二是受当时盛行的行为主义心理学说的影响，其间也曾经历了不同的认识过程。从布龙菲尔德于 1914 年撰写的《语言研究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可以看出，布龙菲尔德当时是站在冯德（W. Wundt）的心理学说的立场上来说明语言现象的。例如，把语言看成是跟心理和生理活动紧密联系的一种表达活动，用联想的心理活动来解释语音变化，认为意义是心理联想的习惯，等等。但是，20 世纪初，冯德的心灵主义（mentalism）心理学理论遇到了挑战，因为心理学家们很难对心理活动的规律等方面的认识形成一致的意见。到了 20 年代，由美国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J. B. Watson）、魏斯（A. P. Weiss）等人掀起了一场心理学上的革命，用行为主义（behaviorism）取代了冯德的心灵主义。华生以洛克（Locke）和休谟（Hume）的哲学思想为基础，认为任何知识的取得都靠直接经验；只有通过客观的、可观察的实验而获得的材料才是可靠的，任何“感觉”、“印象”都不足为凭。^⑯

华生在其《行为比较心理学绪论》（*Behavior, An Introduction to Comparative Psychology*, 1914）一书中指出：“在人的所有形式的动作中都普遍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因素。在每一种顺应内都永远存在着一种反应或动作以及一种引起那一反应的刺激和情境。无须超越我们的事实太远，似乎就有可能来说，刺激永远是由体外的环境，或是由人自己的肌肉运动和他的腺体

克越过围墙，爬上树，摘下苹果，放在她手里。吉尔吃到了苹果。^④

从这个实例里，我们看到了一连串的刺激和反应，按照时间的前后，这个故事可分为三个部分：

- A. 言语行为之前的实际事件；
- B. 言语；
- C. 言语行为之后的实际事件。^④

其中，A 和 C 是实际事件，B 表示言语行为。

A 项的实际事件主要涉及说话者吉尔，或说话者的刺激 (S)。吉尔感到饥饿，她腹内的某些肌肉在收缩，胃中产生液体。吉尔或许还感到饥渴，她的舌头和喉咙发干。光波从红色的苹果那里反射到她的眼睛。她看到了身旁的杰克，想到与杰克的关系。C 项的实际事件主要涉及听话者杰克，或听话者的反应 (R)。杰克越过围墙，摘下苹果并将苹果交给吉尔。这些事件还包括吉尔拿到苹果并且把它吃了。假如吉尔独自一人，当她感到饥渴同时又看到苹果时，她会表现得像一个不会说话的动物一样。她能否越过围墙，爬上果树，摘取苹果并且吃到苹果全靠她个人的力气和技术。然而，吉尔是一个会说话的人，她可以使用一种其他动物都无法具有的能力来得到苹果。吉尔自己没有爬树，而是发出了一连串的声音，就最终得到了那只苹果。否则，她就得忍受饥饿之苦。于是布龙菲尔德得出第一条原则：语言可以使一个人受到刺激 (S) 时，让另一个人去作出反应 (R)。^④在现实的语言社团中，社团成员所支配的力气和技术是不尽相同的。只要有一个人会爬树，其他人便都可以吃到苹果，只要有一个人会打鱼，其他人便都可以吃到鱼。为此布龙菲尔德又指出第二条原则：劳动分工以及人

类社会按分工原则进行劳动，都依靠语言。④

言语行为 B 项也包括三个部分：

(B1) 说话者吉尔移动自己的声带、下颚、舌头等发音器官，让空气形成声波。说话者所作的这些运动是对刺激 (S) 的反应。吉尔没有去做实际的反应 (R)，而是做了发音动作，即言语的反应 (speech reaction)，或替代性反应 (substitute reaction)，这个反应用小写字母 r 来表示。遵上可见，说话者吉尔对一个刺激可以通过两种形式作出反应：

S —————> R (实际反应)

S —————> r (语言的替代性反应)

而吉尔所实施的是语言的替代性反应。

(B2) 吉尔口腔里空气中的声波使得周围的空气形成类似的波形振动。

(B3) 空气中的声波撞击杰克的耳膜，耳膜振动又刺激杰克的神经，使杰克听到了吉尔的话。这时，听到的话对杰克来说也是一种刺激。其结果是杰克摘了苹果，把苹果放在吉尔的手里。这种语言的替代性刺激用小写字母 s 表示。杰克的反应也可以通过两种刺激方式来完成：

(实际刺激) S —————> R

(语言的替代性刺激) s —————> R

可见，人可以对两种刺激作出反应：实际刺激和言语刺激。而人回答刺激也有两种方式，一种是无言语的反应，另一种是用言语作中介的反应。以此为根据，布龙菲尔德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